



公儀志

四十三之四十四

ケ 5
61
17





武備志卷四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一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
 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
 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
 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斬使者
 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為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

武備志卷四十三

明治
月 年
日 未



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梁來
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為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
來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
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主
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
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
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
士卒以丁會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
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

寨梁軍無斥堠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
源分兵為二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
走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
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
來誑我爾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
城中皆哭遂開門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
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
犬爾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

洞屋者攻車也洞其形如屋隱兵屋中推

破洞屋
拒敵法

以攻吳越將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組投錐以搗之
城也攻者盡露礮至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
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
懸水中魚驚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福欲潛行
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
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鏐嘗遊府
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蕪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
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吳越兵内外合擊淮南兵
大破之擒其將三十餘人周本夜遁

如此人
安得不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
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曰
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主殷
遣指揮使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
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
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内彊起
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
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為
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

乃疾趣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管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主鎔復告急於晉。晉王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追梁管，馳射且詭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追之。

鎧曹鮮華，光彩炫燿，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耀兵，爾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酷傭販之徒，爾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

於平原廣野可以騎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過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

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不敢出剽屋茅坐席以餉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塘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詭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

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
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
巳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
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
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二十餘里雖挾糗糧
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
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今未
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
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

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弟餉軍
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走梁之精兵殆
盡河朔大震

梁主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彊賀德倫袁
象先圍蓆縣晝夜兼行抵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
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
兵趣棗彊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彊數日不下
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
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眦今往

勇生於必死信哉

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出降周彝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效死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欲屠之德倫攻蓀晉將李存審謂史建塘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蓀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塘嗣肱分道擒梁軍之樵芻者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宋公晉

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蓀未及置管建塘嗣肱各將二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管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管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蓀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主慙憤病遂增劇俱梁主朱全忠

梁以王景仁為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吳

愚其士
卒此之
謂也

徐温宋瑾帥諸將拒之遇於趙步徵兵未集温戰
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
槍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闕衆隨之
梁兵乃退温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
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
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
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
斷鎮定糧道或說晉主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

權以濟
事

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主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
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
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
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劉鄩圍晉陽誠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二軍咸稱
不病及退因選精卒殿後徐徐而行至石會關留
數馬及旌旗虛實於萬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
不敢追時服其謀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

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郭軍數日不出遣騎覘
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郭用兵一
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
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郭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
纔及山下亟發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
卒腹疾足腫墜岸谷死者什一二晉將李嗣恩倍
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郭糧盡又聞晉
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郭諭之曰今深入敵境
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

正是對

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郭西上
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郭已整衆下山屯
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
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堠者斷腕而縱之
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略郭營而返入
臨清郭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
軍于莘縣塹而守之

魏博兵亂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梁將劉郭乃軍
於莘縣增壘浚池自莘及河築甬道餉梁帝詔郭

出戰曰晉兵未易輕擊俟彼進取苟得機變豈敢坐滋患害帝又遣使問郭以決勝之策對曰臣無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帝怒曰將軍留米將療饑耶又遣中使督戰郭謂諸校曰大將專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致變安可預謀今揣彼白氣盛難可輕克諸君以爲何如衆皆欲戰郭默焉乃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意或飲或辭郭曰一杯之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郭營亦不

出帝又數遣人促之郭以萬人薄其營俘獲甚衆少頃晉兵繼至郭退復戰於故元城莊宗與符彥卿李存勗夾攻郭兵大敗

吳主遣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此油燃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卽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

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
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
敗奔歸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
七萬會於易州李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
步我不利於平原嗣源曰虜無輜重我行必載糧
設平原而虜抄吾糧我先自潰也莫若自山中潛
趣幽州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
珂將二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

此反着
人不易
解

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
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過三入其陣斬酋長一人
後軍齊進契丹兵始却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
人持一枝則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
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前存審戒
步兵陣於後勿動先命羸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譟
合戰趣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晉主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
輕行微利未見其福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環亦棄

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
 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
 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
 兵各念其家內懷情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
 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
 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
 曰公何怯也即親兵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
 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
 晉軍望見梁旗幟驚潰幽州兵已亂德威不能制

此着之
 利易見
 循言怯
 耶

父子皆死梁兵四集勢甚盛晉主據高丘收散兵
 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主
 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
 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
 日向脯賀環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
 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
 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
 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
 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勝必不戰自潰

與德威
同見

凡決戰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
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
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
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
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建及
環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
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
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主
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敗卒

不滿千人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傅瓘擊吳吳遣將彭彥
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傅瓘引舟
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傅瓘使順風揚
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傅瓘使散沙於已
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
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朦幢十餘
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

晉王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
 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
 矍矍者衆莫知爲計李建及請選敢死士得二百
 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失雨集建及
 使操斧者入矍矍間斧其竹篙又以木罌載薪沃
 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矍矍隨
 流梁兵焚溺者大半晉兵乃得度壞解圍走
 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温帥
 諸將拒之戰於無錫會温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

賢者所
 能之

中軍陳彦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温者擐甲
 冑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首萬級傳
 瓘遁去温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
 勇而多謀温復使之典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
 温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
 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温自數昔日不用筠
 言者二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内愧
 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
 卒而東襲取蘇州温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

未暇如汝言遂引兵還

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
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
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
等皆以爲不可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
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
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敗常欲立奇功以
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以勝
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

事 藝 蔡

是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
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
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
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
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卽以爲天平節度使
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
戰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
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

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
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王彥章爲太
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
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
德勝戒之曰王鐵鎗要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
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
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
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二日左右皆失笑
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

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藁炭乘
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
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
舉鎗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
南城破之適三日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
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
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柵載兵
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
浮河而下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一日百戰互

正欲養
兵力耳

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彦章以十萬衆
攻揚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
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南城唐主引兵救之曰李
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畝獵六月至揚劉
梁兵塹壘不可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
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
以分賊兵勢但慮彦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
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
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

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
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
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
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
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彦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
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
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彦章退保鄒家口
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源覆軍之罪不
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彦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

以一人對一人
止堪相
抵又自
東之耶

抵梁營擒其斥堠又以火械焚其連艦彦章等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梁主恐彥章成功難制徵還大梁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為招討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聞欲數道出兵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勇蓄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

大悅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契丹屢寇瀛涿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雪家國讐耻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

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
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
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
今悉以精兵投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爲備疑
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
守魏固守揚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
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將盡
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主應
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

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夫奏天道
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
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都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
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歸家又遣夫人劉
氏皇子繼岌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
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濟河至鄆州中
夜進軍以李嗣源爲先鋒遇梁兵一戰大捷追至
中都梁兵潰追殺無算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章
章重傷馬蹶被擒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

公與崇韜之力也。彛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彛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疑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為東方諸鎮兵皆在段疑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疑亦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濟此去，大梁至近，無

至此尚
欲觀釁
耶

險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疑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太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踊躍。嗣源是夕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命皇甫麟斷其首，梁亡。以上俱梁主瑱。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紙質陳舊及影印模糊，文字極其淡隱，難以辨認。

武備志卷四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二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以爲吾捍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故所向有功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石敬瑭入散關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錕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而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錕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

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
震動勢可憂危今廼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
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
屯劍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
盛孟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
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
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
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

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以強衆心趙廷隱
亦以為然乃以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
月朔入辭璋檄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
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
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
必濟矣及戰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騎遁
去追斬之董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唐主曰若
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
主以為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

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眾陛下不留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環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稱藩然益驕倨矣以上俱唐明宗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

知兵如此孰謂其夷狄哉

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二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

武備志卷四十四
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塘○歎○服○唐
潞王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
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
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
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
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陳
而南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回兵圍之
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

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
命鐵鷄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
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杜威曰俟風稍緩徐
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
惟力闔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
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今公善守禦守
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
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
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

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
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
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
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
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
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
守貞亦領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二
十餘里鐵鵝既下馬倉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
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

鹿角之
妙可見

之得脫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州社威等聞之將首冀貝
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
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契丹夾滹
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
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磁州刺
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
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
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砍虜營而

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太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來者遇之盡為所掠以上俱晉主重貴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眾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峽

晉相繼欵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漢主嵩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二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犄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
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
貞以禁軍皆常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
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
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
守貞前朝宿將健闘好施屢立戰功况城臨大河
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闘吾仰而攻之
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
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

勝于未
戰時矣

逼之飛書檄以招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
相報况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宗但分兵以縻之不
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築連城圍之又謂諸將曰
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
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
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守貞如
坐網中矣

王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
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

變化無窮

武備志卷四十四
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出
李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贖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猶宴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少飲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俱漢隱帝
龍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事

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吳越攻常州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爲右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怒克宏恬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元帥宏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奏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

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
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
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
匿甲兵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

周世宗

